

杜詩集注

第一函
第七冊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明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秦州見勅目

勅一作除

薛三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

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二十韻

乾元二年

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
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
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
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

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

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

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

法駕初還口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

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傷舊日讀書之勤喚人看驥裏不

嫁惜娉婷兩句開合謂異時相邀自惜過時也掘劍

知埋獄提力見發矧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

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帥老

資殘寇戎生及近垌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

盈邊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

輕鸚鵡原情類鵲鵲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洙曰

絕交書潦倒粗疎夢弼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突

奧言其文章深邃也突烏弔切荀子突奧之內突字

正作突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釋文

音要洙曰劉孝探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自落其

一毛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

洙曰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

死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

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

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

王立出之夢弼曰還蜀囚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

司功夢符曰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

之正三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書注引蔡邕云
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宋曰漢書光
胡維種類不一也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居偃切瓴盧經切
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望雲亭皆在西內宋曰宮臣
謂薛受司議郎屬東宮柱史謂畢受監察御史漢宮
儀侍御史在周官爲柱下史趙曰點染爲文字也零
下介燭之貌夢弼曰宮忝趨栖鳳公自敘曩爲拾遺
在諫省持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以照書驛裏良
馬也娉娉佳人也若公自喻也宋曰晉張華見斗牛
間有紫氣補雷煥爲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
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上音刑砥石也
漢東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給侏儒曰
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侏儒爲朔對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
飽歆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
稍得進用焉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

問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宋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鐘鼎也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劍名也爾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鸛鳴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畢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三十韻

公自注時患瘡病夢弼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

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

物情往往見棄惟詞客未忘耳有味其言

海內

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

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即子美自道可為悟入

舉天悲富駱近代

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

爾者高岑也子美豪放磊落如此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

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

實語

羈旅

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

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何大

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

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

即小心也
用得作家

肉瘦怯

豺狼隴草蕭蕭白沈雲片片黃彭門劒閣外號略鼎

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

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

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

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

倡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夢弼曰晉江淹嘗夢
還人筆後為詩絕無

美句人謂才盡洙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謂沈約

鮑照也趙曰沈佺期祭文思倉飛動才冠卿雲夢弼

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隣王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刺

史古之諸侯也庾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謂

適也半刺謂岑也羈旅推賢聖言孔孟尚羈旅也夢
弼曰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爲鬼一居江水爲瘡
鬼宋曰俗言辟瘡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卽畫易
容貌趙與時賓退錄云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
所問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
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
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
然潛隙隙地有醜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
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
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持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
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
能屈竟隱於鹿門山不返魯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
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隴草洮雲公言其客居之景物
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傳西盡虢畧卽虢州而虢之
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之地也洙曰荆
王出虢巴歲蜀賤也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
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烏者良今言烏麻丹橘
亦彭虢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

長欲從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魏本晉地
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
而周札乃有堯之遺風焉宋史記黃帝擒殺蚩尤
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志詩篇
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
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慙關飛動篇終接
混茫夜所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上飛動摧霹靂贈
盧珪云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增陳諫議云毫髮
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
鬼神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于其
之菌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敘白事盡得其

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彼此客稱。自喻適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

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

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

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

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

十字可誦

善無隣最切當處士襴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蒼茨

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道鵬鳥獨泣

向麒麟此用夫子事注亦未喻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

辭醴日看他用意梁獄上書晨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

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之乘槎與問

津深日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子謫

奉翰林趙曰太白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

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

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

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朔先成后

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洙曰

白爲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

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卽梁

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

與太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深曰後漢祢

衡字正平捐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

才卓犖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夢弼曰後漢馬

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爲明珠大貝此以

喻白之遇讒永王璘反謂白爲參屬與謀也希曰大

二

本言其言
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
永王璘之累流夜郎王人三危與夜郎隣境也洙曰
賈誼為長沙王傳不得大有鵬飛入誼舍自傷以為
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趙曰孔子見璘而泣曰出
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
四皓避秦居商山申八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
鄒陽見怒於梁王下戊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
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施
之於法誰能
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

十韻

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
貶岳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

瑄事貶巴州刺史公嘗為
拾遺兩省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詩

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

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劒三千

畫角吹秦晉

畫角吹秦晉
奇怪不恨

旄頭俯澗壑小儒輕董卓

有識笑苻堅

其用事
如此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

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曛太白巔亂麻

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

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描摸老成。乱來讀
此十字哀痛來生

貔虎閒金

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

淺事不俗
俗意不俚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
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在滿懷殘

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

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翮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

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

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凄斷

賈筆論孤憤

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具錦無停織

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寓言

地僻昏炎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

甚言避禍之道可念

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此展字屬治中

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

十終焉

三見焉字惟此可耳

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爲妻

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

夢寐失侶自迤邐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

雄俊志在必騰騫

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

飛鳥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事文帝黜爲長沙
王太傅灰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光武徵之因
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除
爲諫議不屈後人名其釣處爲灰陵賴夢弼曰憶昨
趨行殿公自敘謁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臺仗
言當時行宮草創不復灰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賦
猶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夢弼曰
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
劍指蜀之劍閣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近
秦晉之間皆吹畫角聲以節用兵也澗瀍之水隱映
胡星言東都爲賊所陷也前漢志昂爲旄頭胡星也
洙曰漢董卓傳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
士以韓馥等爲刺史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
秦苻堅違衆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卑苻融諫不聽
後爲鮮卑所亡夢弼曰董卓苻堅以喻思明祿山之
必亡也洙曰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
返化爲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商